

匈奴史稿

陈序经 著

《匈奴史稿》为陈序经先生的遗著，是中国匈奴研究的搜罗幽微的代表作。作者站在世界历史潮流的高度上，考察匈奴的起源、分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支脉，展现了匈奴文化的兴起与衰亡的全过程，对于整个匈奴研究的整理来说，是集大成的扛鼎之作。



匈奴史稿

陈序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匈奴史稿/陈序经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00-08278-3

I. 匈…

II. 陈…

III. 匈奴—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5985 号



匈奴史稿

陈序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3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7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

《匈奴史稿》中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本书对于整个匈奴研究的整理来说,是集大成的扛鼎之作。对于学界与历史爱好者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为此,重新整理出一个可供学界与大众使用的本子是很必要的。

此次重新出版以先生手稿复印件为底本,采用相关的版本加以参照,由于先生手稿涂改处甚多,尽可能在保留原稿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较少改动,对全书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进行了统一,对引文根据权威版本进行了核查。由于本书包罗庞杂,涉及多个地域的文化、语言与习俗,编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作者自序

关于匈奴见诸记载的历史，自公元前3世纪头曼时代至公元5世纪阿提拉逝世，约有七百年之久。在汉武帝时代，匈奴遭受西汉王朝的严重打击。公元前1世纪中叶，呼韩邪单于降汉之后，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居边塞以至塞内，在两晋时代，是所谓“五胡乱华”之首。可是到了5世纪的上半叶，后魏克姑臧、赫连勃勃与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国家灭亡之后，东亚的匈奴王朝便再也没有见于中国史书，只有匈奴后裔或支派如屠各或稽胡，直到隋唐，还散见于史书的记载。

北匈奴则往西方迁徙。迁到葱岭、大宛以西地方者，前汉时期有郅支，后汉时期有悦般。前者被甘延寿与陈汤攻破，后者被耿秉与窦宪攻破。此后北匈奴的余众到乌孙西北建国，历史似乎也不太长。

4世纪中叶左右，黑海北部与罗马帝国之东，有一个国家叫做粟特，匈奴曾杀其王而有其国。到了4世纪的下半叶，匈奴人又从罗马帝国的东境侵入欧洲，到达现在的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以至法兰西等处，使整个欧洲受到极大的震动，引起欧洲民族的大迁徙与变动，对于此后欧洲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匈奴的历史，无论对于亚洲、欧洲和世界的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匈奴的起源、匈奴的强盛、匈奴的衰亡，以及匈奴如何从其故地西迁至葱岭以东和以西的西域乃至到达东欧与西欧，这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西欧学者二百多年来,以及少数日本学者数十年来,对于匈奴的历史,写过一些论文与著作。他们对于欧洲方面的资料虽然很熟悉,可是对于中国的丰富史料还未充分地利用。

我尽量搜集我国与欧洲有关匈奴的史料,加以整理,期望使匈奴的历史得到较为完整的面貌。但有不少资料,可能我还没有看到。希望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加以补充与指正。

目 录

第一编 匈奴史通论

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3)
第二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	(18)
第三章	匈奴人的古物与古迹	(46)
第四章	匈奴本部的地理环境	(60)
第五章	匈奴人的经济生活	(75)
第六章	匈奴人的宗教意识	(84)
第七章	匈奴人的语言和政俗	(94)
第八章	匈奴种族的起源问题	(111)
第九章	以匈奴和塞种为代表的游牧文化概观	(149)
第十章	两汉对匈奴文化的影响	(160)

第二编 匈奴与中国

第十一章	公元前 3 世纪匈奴与中国的关系	(173)
第十二章	冒顿时代匈奴的扩张	(186)
第十三章	匈汉相争及其基本对策	(205)
第十四章	匈奴开始为汉所败	(223)

第十五章	匈奴退居漠北,西汉用兵西域	(248)
第十六章	匈汉互用叛臣与降将	(266)
第十七章	匈奴内乱之始与四面受敌	(280)
第十八章	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动乱时代	(293)
第十九章	匈奴初分两部,呼韩邪单于降汉称臣	(307)
第二十章	国内稳定,四境相安时期	(318)
第二十一章	两汉之间,匈奴复盛	(330)
第二十二章	南匈奴附汉,东汉王朝对北匈奴发动攻势	(354)
第二十三章	班超定西域,胡汉联军大破北匈奴	(370)
第二十四章	作为东汉藩属的南匈奴	(384)
第二十五章	中国塞内匈奴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	(401)
第二十六章	中国汉化匈奴建立的王朝(上)	(429)
第二十七章	中国汉化匈奴建立的王朝(下)	(454)

第三编 匈奴西迁入欧始末

第二十八章	匈奴与西域的历史渊源	(471)
第二十九章	匈奴西迁的第二次浪潮—— 进入中亚,居留悦般时期	(480)
第三十章	匈奴入据粟特,进至顿河流域草原	(497)
第三十一章	匈奴征服东哥特,逼走西哥特人	(503)
第三十二章	匈奴入欧与罗马帝国衰亡的关系	(514)
第三十三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形成	(526)
第三十四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阿提拉时代	(534)
第三十五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尾声	(549)

第一编 匈奴史通论



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载,最古的是中国的史书。近代的一些考古学者,曾在我国北部的蒙古高原与西域,这就是古代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发掘出一些古迹与古物。但正如《史记》与《汉书》所说,匈奴“毋文字”。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即使人们找到这些古迹与古物,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属于古代匈奴人所遗留的。

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有关于匈人(Huns)的记载。匈人之在欧洲者,在其强盛时代,兵威震动了整个欧洲,唯时间只有百年左右。史书记载匈人在欧洲的活动既少,且零碎片断。即如参加过东罗马帝国使团出使匈人王庭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很宝贵的出使记录,也只是叙述这个使团的所见所闻,对于匈人在欧洲的历史,也只是相当一章一节而已。

不仅这样,欧洲的匈奴本来是来自中国北部的高原或北亚,中国史书既没有记载匈奴人到过欧洲,欧洲的史书也没有说过欧洲的匈人是来自中国的北部,可是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尤其是从中国古书所载的匈奴西徙过程来看,现已证明,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匈奴。这样,要想研究匈人的历史,从中国史书着手之必要是更为明显了。

《史记·匈奴列传》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匈奴历史的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最古的记载。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关于匈奴的记载,如《战国策》、《淮南子》、贾谊的《新书》等,可是这些记载多是片断的,是

针对有关匈奴的某个问题来发议论的。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就从其祖先来源说起，说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经过的时间为商、周与秦，约两千年。似乎以为在唐虞以上叫做山戎。它又把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加以叙述，然后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单于头曼说起，经过冒顿、稽粥，老上单于，以至且鞮侯单于时代（公元前101—前96年）与狐鹿姑单于时代（公元前96—前85年），至李广利降匈奴时止（公元前90年）。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直到叙至战国时代或是赵国李牧时代时，才用匈奴这个词。他指出：“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燕、赵、秦）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在战国或李牧时代之前，司马迁对于中国北部，包括东北与西北的外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去称呼。这些名词的差别，似乎因时代不同而各异，或因地域不同而异。他说夏后氏的苗裔叫淳维，但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年，又有戎狄，攻大王亶父。周西伯时代有猷夷氏，“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齐桓公时代有山戎，晋文公伐的则是戎翟。翟有赤翟、白翟。戎有西戎、緄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后来“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是较后采用的名词，但除“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之外，还有林胡、东胡。

“胡”常用以指匈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这个胡就是指匈奴。但东胡则是后来的鲜卑与乌桓，在民族上是有别于匈奴的。林胡是否为匈奴或东胡或其他种胡，则不得而知。

在战国或战国末年以前,匈奴的历史是很不清楚的。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可能也还没有弄清楚,而把我国北边,包括东北、西北的不同民族都列举出来作为绪言,不一定是说这么多的不同民族都是匈奴人或其祖先。

只有秦以后,即匈奴单于头曼以后的匈奴的历史,司马迁才搞清楚,每个单于不单名号记下来,而且记了在位年数和在位期间的大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自公元前3世纪至汉武帝时二百多年间的匈奴的历史,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而且《史记》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等也是跟着司马迁作法去记载匈奴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匈奴史之父,其实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之父。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来的史书的匈奴传所记载偏重于华族与匈奴的关系,至于匈奴内部的情况和匈奴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则记载不多。华族是匈奴的劲敌,华族与匈奴的关系,在匈奴的历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华族因为要抵抗匈奴,攻击匈奴,华族与匈奴便竞相争取东胡,尤其是争取西域。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不止与匈奴有直接关系,而且与东胡尤其是与西域——西至新疆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以至黑海、印度、波斯,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部匈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华族与其北边、东北、西北民族的关系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后来史书中之西域传。研究《史记·匈奴列传》的人,不能不读《大宛列传》。所谓“断匈奴右臂”,“右臂”即西域。西域被汉王朝控制之后,匈奴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受到很大打击,这与匈奴的衰弱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分上、下两传。传上从最古至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传下从这时到更始时代(公元23—24年)。

班固在《汉书》卷一百的《叙传》中说,他的先世曾居楼烦,前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其先世有班伯者,曾以为“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单于来朝(按,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于公元前25年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班固的父亲班彪对于当时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曾有所论列,班固自己还陪窦宪、耿秉带领军队去打匈奴。窦宪击败匈奴,至燕然山刻石记功,碑文就是班固所撰。他的弟弟班超,曾在西域三十余年,建立功业“断匈奴右臂”,所以班固对于匈奴不仅有书本与公文的智识,而且有实践的体会,虽则他只记了前汉匈奴的情况。

《汉书·匈奴传·上》除李广利投降匈奴以后的历史外,其上半部分主要是抄录《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叙述的匈奴史,只到汉武帝在位的一部分时间。虽然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高潮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已有记载,但是与这个高潮不可分割的后来的历史,有了《汉书》、《后汉书》和后来的史书的记载,我们才能看到匈奴历史的全貌。从这一点看,《汉书》的记载,所占的时间较长,所叙述的也较为详细,这对于后来研究匈奴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篇论赞,对当时汉武帝的大事征伐匈奴有所谴责,但文字极简单。班固的《匈奴传》论赞则把前汉的所谓忠言嘉谋之臣对匈奴的意见加以综合叙述,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研究前汉时期匈奴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范晔的《后汉书》中有《南匈奴列传》,对于北匈奴的历史只是在《南匈奴列传》中附带地加以叙述。他的《南匈奴列传》始于后汉初年的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单于比,终于后汉末年的呼厨泉单于。呼厨泉单于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来朝,曹操留他在邺,另使其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监管匈奴的五部国。

范曄《后汉书》之所以只为南匈奴立传而不为北匈奴立传,大概是因为南匈奴接近我国的边塞,关系较多,故史料亦多。而北匈奴则远在塞外,且往来无常,情况既不清楚,史料自不易得。可是尽管如此,在《南匈奴列传》中,也有许多处是叙述北匈奴的。而且,南匈奴自呼韩邪降汉以后,成为汉朝属国,虽然有时反抗汉朝,但也往往帮助汉朝征伐北匈奴。因而从《南匈奴列传》中,也可以得到不少北匈奴的史料。

东汉时,很少征伐南匈奴。无论在军事上或外交上,主要对象是北匈奴。如窦宪深入漠北,大破匈奴,这个匈奴便是北匈奴。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余年,其对手主要也是北匈奴。可惜当时对于北匈奴的情况,只是当北匈奴扰乱边境时,汉廷才特别注意,而当败走后,人们就不去追究了。如公元91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种所破,《南匈奴列传》就说:“逃亡不知所在。”其实只是汉人不知其“所在”,他们可能更往西北走,可能后来杀死粟特王而占有其国的一部分,也可能就是侵入欧洲的匈奴人的先人。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没有匈奴传。只在武帝曹操的传记中,片断地记载匈奴的事情。《魏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貊虏,本匈奴也。”曹操既留呼厨泉单于于邺,而遣其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匈奴可以说是完全受制于曹魏。这些匈奴人既与汉族杂居,逐渐也就同化了。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匈奴》,篇幅有限,仅一千一百字,对汉末以来的匈奴人之入塞者仅作简单的叙述,并指出:“北狄以部落为类,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此外,在“载记”中,对于“五胡乱华”时的刘元海、刘聪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沮渠蒙逊

等,为研究匈奴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赫连勃勃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中有关匈奴的史料不仅见于各书的匈奴传,也散见于帝王本纪、臣僚列传、西域传或其他传记中,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也更详细。如《张骞传》中关于张骞被匈奴扣留后逃走的经过,《陈汤传》中陈汤征伐郅支单于的经过等,均可为匈奴传之补充,而为研究匈奴历史的宝贵史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后人为之作注,不但对于年代、地名、事件等多有注解,有的还发表个人或转述他人意见。如《史记·匈奴列传》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骃在《集解》中说:“案《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说:“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张守节的《正义》中说:“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祭天金人是匈奴原有的神像,还是外来的佛像或浮图金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注释者本人的或转引他人的意见均值得商榷。

又如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乐彦^①《括地谱》中所说匈奴的祖先淳维就是獯粥是错误的。理由是淳维既是夏后苗裔,那么匈奴就与唐虞以上的山戎、獯粥或玁狁不同种族。《史记志疑》又说:“史讫太初,不及天汉,故《索隐》于且鞮侯以下引张晏云:‘自狐鹿姑单于已下^②,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两卷。’至其所载亦多误。如单于归汉使,苏武使单于,皆

① 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匈奴列传》乐彦作乐产,《史记志疑》误。

② 狐鹿当作且鞮。

天汉元年事，而此误在太初四年。匈奴妻李陵，乃陵降数岁后事，而此误以陵降即妻之。贰师出朔方，步兵七万人，而此误作十万。贰师降匈奴，其家以巫蛊族灭，俱征和间事，而此误叙于天汉四年，何足信哉？”这些看法，对于研究匈奴历史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其他史书中，如《战国策》、后汉明帝撰修的《东观汉记》、晋袁宏的《后汉纪》、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元胡三省的《注》等等，都是研究匈奴史的重要史料。

诸子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也不少。如《淮南子·原道训》，贾谊《新书》的《匈奴》篇，桓宽《盐铁论》里的《备胡》篇、《论功》篇，以及乐产的《括地谱》、酈道元的《水经注》、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都有关于匈奴的史料，可供参考。

近代国内研究匈奴史学者，当首推沈维贤。其《前汉匈奴表》与《后汉匈奴表》写于清末，《例言》中述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其书系成于何著之后。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中有这二表。编者云，据学古堂日记本及铅字排印本，但前表《例言》中云有图，而这两种版本都没有图。两表共约五万言。

《前汉匈奴表》始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终于淮阳王更始三年（公元 24 年）。汉高祖二年冬十二月，汉曾缮治河上塞，即河上郡北境与匈奴交界处。更始三年是夏颙等自匈奴返汉的一年。

《后汉匈奴表》始于光武帝元年（公元 25 年）。这一年，汉王朝拜王莽时代郡中尉苏竟为代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同年，安定人卢芳自称上将军西平王与匈奴和亲，匈奴迎之立为汉帝。后表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两个表共四百二十一年。

两汉匈奴表虽为记匈奴与两汉史实，但也记西域事。《前汉匈奴表》的《例言》说：“西域与匈奴异矣，然汉使未通以前，匈奴置僮仆都